

欽定隋書

卷之十
六十六



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

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
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
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
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
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
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
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
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
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
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

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
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
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
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
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
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
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
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
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
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

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
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
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
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
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卿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
則墮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
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
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

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
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
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
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
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
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
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
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
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强干

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
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
自陳勾檢之功誼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
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
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褻之
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
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
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
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

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

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旣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同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

州爲謙將達奚悉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
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
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
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
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
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
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
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

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譽
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
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
政詭曰唯命譽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
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
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
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
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
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
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

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
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
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
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
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
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
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
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
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
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

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
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
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
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
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卽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
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
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
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
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憊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
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

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以證定臣謂蒨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蒨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

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
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
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
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
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
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
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
爲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